

# 宽恕与和解——《暴风雨》主题解析

赵光辉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晚期剧作中引人注目的名著,通常被莎剧评论家誉为剧作家的传奇剧的代表作。本文从莎士比亚的圣经情怀及圣经中关于罪、宽恕的母题分析其后期传奇剧《暴风雨》中关于罪、宽恕及和解的主题。

**关键词** 圣经 宽恕 罪 和解

**文章编号** 1671-0703(2010)10-024-02

## 一、引言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的封笔之作。也是其晚期传奇剧最受注意的一部剧作。莎翁后期的传奇剧较之第一时期的喜剧描写了更多的尘世罪恶,在他前期的喜剧中,呈现出一片乐园的景象,充满了乐观明朗的情调,在他笔下,一切都是美好的。尽管生活中也有坎坷和泥泞,有荒谬和邪恶,但作者是通过欢笑方式来展现和批驳这些不如意的地方。前期的作品中也有阴暗面,但总的来说,作者都怀有一种乐观积极地心态对待他们,他有信心,有勇气去克服这些阴暗的东西。中期莎翁的笔调一转之前的明快乐观,而变得阴沉悲愤。但作者的创作更成熟,更能反映社会的现实。到了创作后期,莎翁又回到了前期的光明欢快的调子,尽管也有悲剧,但不想中期的那样阴沉、悲壮。莎士比亚在晚期创作《暴风雨》的时候,他的思想意思和创作倾向较前期发生了一定变化,或者说,有了更深的内在矛盾。同时,也应当承认莎士比亚在创作末期,思想上和艺术上也有消极变化。其后期的剧作又称为悲喜剧,此时的悲剧成分更接近于基督教观念,此时莎士比亚已经不再将匡正尘世邪恶的重任寄希望于尘世力量,而是希望人人之间像基督宣扬的那样友好对待,彼此包容谅解,建立一个和睦和谐的世界。因此,宽恕与和解的思想贯穿于作者后期传奇剧的全剧。人们研究《暴风雨》的主题多是从小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人文主义作家这一观点出发,该剧中对黑暗的现实有揭露,也揭露了人的罪恶与丑陋,但宽恕与谅解精神贯穿全剧。本文试从圣经文化母题——罪与宽恕,分析该作品的主题。

## 二、莎士比亚与圣经

莎士比亚的剧作一直以来都是学者研究分析的对象,几百年来,莎剧的魅力不减。各个时代的文豪名家对莎士比亚有很高的评价。一直以来学者都在寻找莎士比亚的剧作魅力。莎士比亚的魅力系于何处?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莎剧的学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对人的首肯和歌颂;他瑰丽深沉的想象;丰富生动的情节;极富表现力的语言;一个个充满个性化的人物及所表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研究者也多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讨论莎士比亚剧作的主题思想。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莎士比亚的宗教情怀,及莎剧固有的神圣与

崇高品质。莎士比亚与圣经的联系。圣经对于莎士比亚的巨大意义,正想对于其他的作家一样,在于它是重要的话语资源与精神资源。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文学写作能供参考学习的东西很少,即使莎士比亚写作只是为了演出娱乐大众,除了引人入胜、风趣欢快的情节,剧作家也会注意到其作品所蕴含的教化作用。莎翁生活在基督教的世界,自然不可避免的深受圣经的影响。而莎士比亚从圣经里吸收到的不仅有其剧作情节,更重要的是精神思想方面的影响。在加上他本人具有很深的宗教情怀,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不断反复的使用圣经文化母题作为其作品创作的主题。举例说:圣经中处处体现有“爱”、“仁慈”、“原罪”、“正直”、“忏悔”及“宽恕”等主题。而莎剧中也处处贯穿着这些主题。在莎剧中,“罪”出现的及其频繁,据统计,38部剧本中大约28部都有所涉及(梁工,902)。受圣经“原罪”观的影响,莎士比亚在其剧作中不断引用这一圣经文化母题——罪。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通常都是有缺憾的带有罪的。人的形象在他笔下并非完美,或多或少都有缺憾,有缺点,有人性的弱点如贪恋、自私和其阴暗面。但莎士比亚相信只要人能忏悔便能得救,得到宽恕。这一犯罪——忏悔——宽恕的叙述模式在其剧作品中常有体现。比如《一报还一报》中的几个罪人并没有以死得到惩罚,而是得到救赎和宽恕。再如《辛白林》中普修莫斯对害他的埃契摩德原谅。《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米温妮不仅坦然面对甚至欢迎惩罚的到来,同样希望用宽恕对待他人。而《暴风雨》中同样是将宽恕和解作为主题。普洛斯皮罗用魔法精心策划了一场暴风雨,用以惩罚谋权篡位的弟弟,但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心中的仁慈还是战胜了复仇的怒火,不仅宽恕了他的仇人,还将自己心爱的女儿嫁与仇敌阿隆左的儿子。

## 三、罪与恶

“原罪”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按照圣经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导致“原罪”产生。人的原罪造成人与上帝关系的破裂,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其次原罪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梁工,1038)。人们之间有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彼此之间不再信任。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让世界变得不再美好,而是可憎。但基

督相信罪是可以得到救赎的,只要人能忏悔改过,便能得救。相对于喜剧,莎士比亚在传奇剧中对“罪”的处理严肃的多,涉及的内容也相对复杂。罪在他的戏剧创作中频繁出现,是因为罪是一个前提,没有罪就没有剧中的仇恨与宽恕。但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对人有很高的评价和认识。人文主义的影响使他对原罪说进行了重新评价,对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认识。他认为人天性善良,罪恶并非其本性,只是人所处的生存环境中种种诱人犯罪的因素。人类由于意志脆弱,不坚受到利益,欲望的驱使而变得邪恶堕落。人有人性的阴暗面,但总起来说人性本善。他认为犯罪是人的一种错误选择,但人要是为自己的犯罪承担责任。他还认为人类能够凭借善摆脱罪恶。只有爱心和良知才能使人类充溢着意义和价值。所以,在其戏剧创作中,一直贯穿犯罪——忏悔——赎罪——宽恕的主线。

#### 四、忏悔与宽恕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恶性忏悔,以求得罪的赦免。忏悔的本质体现在:为恶行进行忏悔并请求赦恕。这一基督教教义主题也被莎士比亚反复使用在其创作中。先前说过,莎士比亚一直在其剧作中使用罪这一主题,但作者是想通过使人认识到自身的罪恶,并进行忏悔改过,从而得到救赎和宽恕来教化人。有罪的人要为自己的罪恶忏悔并祈求宽恕。《暴风雨》中,普洛斯特罗爱丽儿化作女面怪鸟对阿隆佐等人厉声斥责说:“你们三个人是在米兰把善良的普洛斯特罗篡逐的人,你们把他和他的无辜的孩子放逐在海上,如今你们也受到同样的报应了。为着这件恶事,上天虽然并不把惩罚立刻加在你们身上,却并没有轻轻放过。……除非痛恨前非,以后洗心革面,做一个清白的人,否则在这荒岛上,天谴已迫在眼前了。”这里,普洛斯特罗希望他的仇敌能悔悟之前所犯的罪,从而改过自新。做一个善良清白的人。他的愿望在阿隆佐身上得以验证。在听到爱丽儿上面的一席话后,阿隆佐变得“呆呆地站着”。普洛斯特罗的名字使他想起了自己之前的恶行。“啊,那真是可怕!可怕!我觉得海潮在那儿这样告诉我,风在那儿把它唱进我的耳朵,深沉而可怕地雷鸣在向我振出普洛斯特罗的名字,它用洪亮的低音宣布了我的罪恶。这样看来,我的孩子是一定葬身在海底的软泥之下了。”想到自己孩子的死亡是由于自己罪恶深重,因而遭到上天的惩罚。这样,“重大的罪恶像隔了好久才发作的毒药一样,现在已经开始咬噬他们的灵魂了”。罪恶感已开始使他觉得惴惴不安了,开始使他受到良心的谴责,有了“精神上的痛苦”。可以看出,阿隆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开始感到痛悔了。

忏悔是宽恕的前提,是矛盾得以化解的一个因素。而宽恕的出现又使得传统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模式得以打破,而代之以仁义、关爱和宽容的劝善。圣经《新约》中,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宽恕有罪的人。按照圣经的记载,上帝对其犯罪的子民亦是以怜悯宽恕对待。如大卫杀了乌利亚,占有拔士巴,这两项都是该死之罪,但神却宽恕了大卫,没有杀死他。从另一方面说,宽恕一个有罪的

人就是给他以改过从新的机会,使其弃恶从善。在莎士比亚的心中,仁爱 and 宽恕也是尘世间的每个人对他人应怀有之心。这在《暴风雨》中有多处体现。在该剧的第五幕中,普洛斯特罗把阿隆佐等人囚禁在一起,爱丽儿觉得他们处境悲惨,请求主人以仁慈之心对待他们。他对爱丽儿说:“我的心也会觉得不忍。……虽然他们这样迫害我,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动较之复仇要可贵的多。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的唯一的也就达到了,不再对他们更有一点怨恨。去把他们释放了吧,爱丽儿。”在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显现于阿隆佐等人面前,普洛斯特罗再次表达了他对其弟弟的宽恕,尽管他的“天性是这样的刻薄”。在公爵的感化下,阿隆佐也请求原谅“你的公国我奉还你,并且恳求你饶恕我的罪恶”。可以看到,普洛斯特罗的容忍和大度感化了他的敌人,使他们悔悟以获得和解。

普洛斯特罗的宽恕和大度拯救了几个邪恶之人的心灵,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恶行,并进行忏悔,请求给予宽恕。在这部剧中,普洛斯特罗代表了莎士比亚理想的人物。他渴求知识,具有进步思想,仁慈和善,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受人爱戴。他以宽容、和解、仁爱的精神代替了世上的嫉恨、仇恨和残忍。阿隆佐在普洛斯特罗的感化下忏悔改过。就像剧中贡扎罗在这一切恩怨和解之后所说的话:“每个人在迷失了本性之后,重新寻到了各人的自我”。这也正照应了莎士比亚所坚信的“人性本善”的观点,并提倡人文主义的人性教化。阿隆佐所犯的恶行只是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在善和仁爱的引导下,他又找回自己的本性。其实从阿隆佐对待其儿子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并非完全的良心泯灭。在这部剧中,莎士比亚彰显了宽容和仁慈可以解决一段积怨,可以感化一个“罪人”,可以使人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相处。不仅如此,在这部剧作中,还涉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普洛斯特罗最终还爱丽儿以自由,让她重返天空享受自由的生活。而借米兰达之口里说出的一句话:“人类是多么美丽啊”,莎士比亚表达了对人性的善良和人类美好前途的坚定信念。这也与圣经所宣扬的人要向善的精神有共通之处。

#### 五、结语

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直对他人有很高的赞誉。他相信道德的教化作用。相信仁爱宽恕能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应该看到,莎士比亚的仁爱思想,除了既有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成分,还有基督思想的因素。正如圣经中所言,要宽恕一切人,人人相爱,甚至宽恕自己的敌人,爱自己的敌人,这样才能建立理想的国度。莎士比亚一生的宗教情怀使其剧作处处显现圣经的影子。他所宣扬的宽恕和解即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仁爱仁慈思想基础上的。

#### 参考文献:

- [1] 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 暴风雨,朱生豪译,凤凰出版社。
- [2] 梁工. 莎士比亚与圣经.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3] 何其莘. 英国戏剧史.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 [4] 王祥忠. “人类是多么美丽!”——《暴风雨》的主题思想与象征意思. 外国文学研究, 2008(4)。
- [5] 李伟民. 莎士比亚传奇剧研究在中国. 外语研究, 2005(3)。